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八十七回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

卻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，問了好，呈上書子，黛玉叫他去喝茶，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：妹生辰不偶，家運多艱，姊妹伶仃，萱親衰邁。兼之號聲言語，且暮無休；更遭慘禍飛災，不啻驚風密雨。夜深輾側，愁緒何堪！屬在同心，能不為之愀惻乎？迴憶「海棠」結社，序屬清秋，對菊持螯，同盟歡洽。猶記「孤標傲世偕誰隱？一樣花開為底遲」之句，未嘗不歎冷節餘芳，如吾兩人也！感懷觸緒，聊賦四章。匪曰無故呻吟，亦長歌當哭之意耳。

悲時序之遞嬗兮，又屬清秋。感遭家之不造兮，獨處離愁。北堂有萱兮，何以忘憂？無以解憂兮，我心咻咻！

雲憑憑兮秋風酸，步中庭兮霜葉乾。何去何從兮，失我故歡！靜言思之兮，惻肺肝！

惟鮪有潭兮，惟鶴有梁。鱗早潛伏兮，羽毛何長！搔首問兮茫茫，高天厚地兮，誰知余之永傷？

銀河耿耿兮寒氣侵，月色橫斜兮玉漏沉。憂心炳炳兮，發我哀吟。吟復吟兮，寄我知音。

黛玉看了，不勝傷感。又想：「寶姐姐不寄與別人，單寄與我，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」正在沉吟，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：「林姐姐在家裡呢麼？」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，口內便答應道：「是誰？」正問著，早見幾個人進來，卻是探春、湘雲、李紋、李綺。彼此問了好，雪雁倒上茶來，大家喝了，說些閒話。因想起前年的「菊花詩」來，黛玉便道：「寶姐姐自從挪出去，來了兩遭，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，真真奇怪！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！」探春微笑道：「怎麼不來？橫豎要來的。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，姨媽上了年紀的人，又兼有薛大哥的事，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。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？」

正說著，忽聽得唿喇一片風聲，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。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。眾人聞著，都說道：「這是何處來的香風？這像什麼香？」黛玉道：「好像木樨香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。這大九月裡的，那裡還有桂花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原是啊，不然，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，只說似乎像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三姐姐，你也別說。你可記得『□裡荷花，三秋桂子』？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，你只沒有見過罷了。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，你自然也就知道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？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，不用你們說嘴。」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。

黛玉道：「妹妹，這可說不齊。俗語說：『人是地行仙。』今日在這裡，明日就不知在那裡。譬如我原是南邊人，怎麼到了這裡呢？」湘雲拍著手笑道：「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！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，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：也有本來是北邊的；也有根子是南邊，生長在北邊的；也有生長在南邊，到這北邊的。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，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。大凡地和人，總是各自有緣分的。」眾人聽了都點頭。探春也只是笑。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兒，大家散出。黛玉送至門口，大家都說：「你身上纔好些，別出來了，看著了風。」

於是黛玉一面說著話兒，一面站在門口，又與四人殷懃了幾句，便看著他們出院去了。進來坐著，看看已是林鳥歸山，夕陽西墜。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，便想著：「父母若在，南邊的景致，春花秋月，水秀山明，二□四橋，六朝遺蹟……不少下人伏侍，諸事可以任意，言語亦可不避。香車畫舫，紅杏青帘，惟我獨尊。今日寄人籬下，縱有許多照應，自己無處不要留心。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，今生這樣孤棲！真是李後主說的，『此間且夕只以眼淚洗面』矣！」一面思想，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。

紫鵑走來，看見這樣光景，想著必是因剛纔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，一時觸著黛玉的心事了，便問道：「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，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？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廚房裡，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，加了一點兒蝦米兒，配了點青筍紫菜，姑娘想著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也罷了。」紫鵑道：「還熬了一點江米粥。」黛玉點點頭兒，又說道：「那粥得你們兩個自己熬了，不用他們廚房裡熬纔是。」紫鵑道：「我也怕廚房裡弄的不乾淨，我們自己熬呢。就是那湯，我也告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，要弄乾淨著。柳嫂兒說了：他打點妥當，拿到他屋裡，叫他們五兒嗽著燉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；只是病了好些日子，不周不備，都是人家，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，未免惹人厭煩。」說著，眼圈兒又紅了。紫鵑道：「姑娘這話也是多想。姑娘是老太太太孫女兒，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。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，那裡有抱怨的？」黛玉點點頭兒，因又問道：「你纔說的五兒，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？」紫鵑道：「就是他。」黛玉道：「不聽見說要進來麼？」紫鵑道：「可不是？因為病了一場，後來好了，纔要進來，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，也就耽擱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。」

說著，外頭婆子送了湯來。雪雁出來接時，那婆子說道：「柳嫂兒叫回姑娘：這是他們五兒作的，沒敢在大廚房裡作，怕姑娘嫌腌臢。」雪雁答應著，接了進來。黛玉在屋裡，已聽見了，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，叫他費心。雪雁出來說了，老婆子自去。

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箸安放在小几兒上，因問黛玉道：「還有僂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，拌些麻油醋，可好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也使得，只不必累墜了。」一面盛上粥來。黛玉吃了半碗，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，就擱下了。兩個丫鬟撤下來了，拭淨了小几，端下去，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。黛玉漱了口，盥了手，便道：「紫鵑，添了香了沒有？」紫鵑道：「就添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就把湯合粥吃了罷，味兒還好，且是乾淨。待我自己添香罷。」兩個人答應了，在外間自吃去了。

這裡黛玉添了香，自己坐著，纔要拿本書看，只聽得園內的風，自西邊直透到東邊，穿過樹枝，都在那裡唏噓嘩喇不住的響。一會兒，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當當的亂敲起來。

一時，雪雁先吃完了，進來伺候。黛玉便問道：「天氣冷了，我前日叫你們把那小毛兒衣裳晾晾，可曾晾過沒有？」雪雁道：「都晾過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拿一件來我披披。」雪雁走去，將一包小毛衣裳抱來，打開氈包，給黛玉自揀。只見內中夾著個綢包兒。黛玉伸手拿起，打開看時，卻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綢子，自己題的詩，上面淚痕猶在。裡頭卻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、扇袋並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。原來晾衣裳時，從箱中檢出，紫鵑恐怕遺失了，遂夾在氈包裡的。

這黛玉不看則已，看了時，也不說穿那一件衣裳，手裡只拿著那兩方手帕，呆呆的看那舊詩，看了一回，不覺得簌簌淚下。紫鵑剛從外間進來，只見雪雁正捧著一氈包衣裳，在旁邊呆立。小几上卻擱著剪破了的香囊和兩三截兒扇袋並那鉸拆了的穗子。黛玉手中卻拿著兩方舊帕子，上邊寫著字跡，在那裡對著滴淚呢。正是「失意人逢失意事，新啼痕間舊啼痕。」

紫鵑見了這樣，知是他觸物傷情，感懷舊事，料道勸也無益，只得笑著，道：「姑娘，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？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和姑娘小時，一時好了，一時惱了，鬧出來的笑話兒。要像如今這樣斷斷斷斷的，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糟蹋了呢？」紫鵑這話原給黛玉開心，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事來，一發珠淚連綿起來。紫鵑又勸道：「雪雁這裡等著呢，姑娘披上一件罷。」那黛玉纔把手帕擱下，紫鵑連忙拾起，將香袋等物包起拿開。

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，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來坐下。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，又拿出來瞧了兩遍，歎道：「境遇不同，傷心則一。不免也賦四章，翻入琴譜，可彈可歌，明日寫出來寄去，以當和作。」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拿來，濡墨揮毫，賦成四疊。又將琴譜翻出，借他《猗蘭》《思賢》兩操，合成音韻，與自己做的配齊了，然後寫出，以備送與寶釵。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來的短琴拿出，調上絃，又操演了指法。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，又在南邊學過幾時，雖是手生，到底一理就熟。撫了一番，夜已深了，便叫紫鵑收拾睡覺。不提。

卻說寶玉這日起來，梳洗了，帶著焙茗，正往書房中來，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，迎頭說道：「二爺，今日便宜了！太爺不在書房裡，都放了學了。」寶玉道：「當真的麼？」墨雨道：「二爺不信，那不是三爺和蘭哥來了？」寶玉看時，只見賈環賈蘭跟著

小廝們，兩個笑嘻嘻的，嘴裡咕咕呱呱，不知說些什麼，迎頭來了，見了寶玉，都垂手站住。寶玉問道：「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？」賈環道：「今日太爺有事，說是放一天學，明兒再去呢。」

寶玉聽了，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稟明了，然後回到怡紅院中。襲人問道：「怎麼又回來了？」寶玉告訴了他，只坐了一坐兒，便往外走。襲人道：「往那裡去，這樣忙法？就放了學，依我說，也該養養神兒了。」寶玉站住腳，低了頭，說道：「你的話也是，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，還不散散去？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。」襲人見說的可憐，笑道：「由爺去罷。」

正說著，端了飯來。寶玉也沒法兒，只得且吃飯。三口兩口，忙忙的吃完，漱了口，一溜煙往黛玉房中去了。走到門口，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綉子呢。寶玉因問：「姑娘吃了飯了麼？」雪雁道：「早起喝了半碗粥，懶怠吃飯，這時候打盹兒呢。二爺且到別處走走，回來再來罷。」

寶玉只得回來。無處可去，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，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。剛到窗下，只見靜悄悄無人聲，寶玉打量他也睡午覺，不便進去。纔要走時，只聽屋裡微微一響，不知何聲，寶玉站住再聽。半日，又拍的一響，寶玉還未聽出。只聽一個人道：「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，那裡你不應麼？」寶玉方知是下棋呢。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。下方聽見惜春道：「怕什麼？你這麼一吃，我這麼一應；你又這麼吃，我又這麼應；還緩著一著兒呢，終久連的上。」那一個又道：「我要這麼一吃呢？」惜春道：「阿嚏！還有一著反撲在裡頭呢，我倒沒防備。」

寶玉聽了聽，那一個聲音很熟，卻不是他們姊妹。料著惜春屋裡也沒外人，輕輕的掀簾進去。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那櫳翠庵的檻外人妙玉。這寶玉見是妙玉，不敢驚動。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，也沒理會。寶玉卻站在旁邊，看他兩個的手段。只見妙玉低著頭，問惜春道：「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麼？」惜春道：「怎麼不要？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，我怕什麼？」妙玉道：「且別說滿話，試試看。」惜春道：「我便打了起來，看你怎麼著。」妙玉卻微微笑著，把邊上子一接，卻搭轉一吃，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，笑著說道：「這叫做『倒脫靴勢』。」

惜春尚未答言，寶玉在旁，情不自禁，哈哈一笑，把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。惜春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？進來也不言語。這麼使促狹唬人！你多早晚進來的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頭裡就進來了，看著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。」說著，一面與妙玉施禮，一面又笑問道：「妙公輕易不出禪關，今日何緣下凡一走？」

妙玉聽了，忽然把臉一紅，也不答言，低了頭，自看那棋。寶玉自覺造次，連忙陪笑道：「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。頭一件，心是靜的。靜則靈，靈則慧……」寶玉尚未說完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，看了寶玉一眼，復又低下頭去，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。寶玉見他不理，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。

惜春還要下子，妙玉半日說道：「再下罷。」便起身理理衣裳，重新坐下，癡癡的問著寶玉道：「你從何處來？」寶玉巴不得這一聲，好解釋前頭的話，忽又想道：「或是妙玉的機鋒？」轉紅了臉，答應不出來。妙玉微微一笑，自合惜春說話。惜春也笑道：「二哥哥，這什麼難答的？你沒有聽見人家常說的，『從來處來』麼？這也值得把臉紅了，見了生人的似的？」

妙玉聽了這話，想起自家，心上一動，臉上一熱，必然也是紅的，倒覺不好意思起來。因站起來說道：「我來得久了，要回庵裡去了。」惜春知妙玉為人，也不深留，送出門口。妙玉笑道：「久已不來，這裡彎彎曲曲的，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要我來指引指引，何如？」妙玉道：「不敢。二爺前請。」

於是二人別了惜春，離了蓼風軒，彎彎曲曲，走近瀟湘館，忽聽得叮咚之聲。妙玉道：「那裡的琴聲？」寶玉道：「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。」妙玉道：「原來他也會這個嗎？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？」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說了一遍，因說：「俗們去看他。」妙玉道：「從古只有聽琴，再沒有看琴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原說我是個俗人。」說著，二人走至瀟湘館外，在山子石上坐著靜聽，甚覺音調清切。只聽得低吟道：

風蕭蕭兮秋氣深，美人千里兮獨沉吟。望故鄉兮何處？倚欄杆兮涕沾襟。歇了一回，聽得又吟道：

山迢迢兮水長，照軒窗兮明月光。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，羅衫怯怯兮風露涼。又歇了一歇，妙玉道：「剛纔『侵』字韻是第一疊，如今『陽』字韻是第二疊了。俗們再聽。」裡邊又吟道：

子之遭兮不自由，予之遇兮多煩憂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？思古人兮俾無尤。妙玉道：「這又是一拍。——何憂思之深也！」寶玉道：「我雖不懂得，但聽他聲音，也覺得過悲了。」裡頭又調了一回絃。妙玉道：「『君絃』太高了，與『無射律』只怕不配呢。」裡邊又吟道：

人生斯世兮如輕塵，天上人間兮感夙因。感夙因兮不可憊，素心何如天上月？妙玉聽了，訝然失色道：「如何忽作變徵之聲！音韻可裂金石矣！只是太過。」寶玉道：「太過便怎麼？」妙玉道：「恐不能持久。」正議論時，聽得「君絃」蹦的一聲斷了。妙玉站起來，連忙就走。寶玉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妙玉道：「日後自知，你也不必多說。」竟自走了。弄得寶玉滿肚疑團，沒精打彩的，歸至怡紅院中。不表。

且說妙玉歸去，早有道婆接著，掩了庵門，坐了一回，把《禪門日誦》念了一遍。吃了晚飯，點上香，拜了菩薩，命道婆子自去歇著，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，屏息垂簾，跏趺坐下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真如。坐到三更以後，聽得房上嚙啾啾一片聲響，妙玉恐有賊來，下了禪床，出到前軒，但見雲影橫空，月華如水。那時天氣尚不很涼，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，忽聽房上兩個貓兒一遞一聲嘶叫。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，不覺一陣心跳耳熱，自己連忙收攝心神，走進禪房，仍到禪床上坐了。怎奈神不守舍，一時如萬馬奔馳，覺得禪床晃蕩起來，身子已不在庵中。便有許多王孫公子，要來娶他；又有些媒婆『扯扯拽拽』扶他上車，自己不肯去。一回兒，又有盜賊劫他，持刀執棍的逼勒，只得哭喊求救。

早驚醒了庵中女尼道婆等眾，都拿火來照看，只見妙玉兩手撒開，口中流沫。急叫醒時，只見眼睛直豎，兩顴鮮紅，罵道：「我是有菩薩保佑，你們這些強徒敢要怎麼樣？」眾人都嚇的沒了主意，都說道：「我們在這裡呢，快醒轉來罷！」妙玉道：「我要回家去！你們有什麼好人，送我回去罷！」道婆道：「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。」說著，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。求了簽，翻開簽書看時，是觸犯了西南角上的陰人。就有一個說：「是了！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，陰氣是有的。」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。

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，伏侍妙玉，自然比別人盡心，圍著妙玉坐在禪床上。妙玉回頭道：「你是誰？」女尼道：「是我。」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：「原來是你！」便抱住那女尼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，說道：「你是我的媽呀，你不救我，我不得活了！」

那女尼一面喚醒他，一面給他揉著。道婆倒上茶來喝了，直到天明才睡了。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。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，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，也有說是邪崇觸犯的，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，終無定論。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，問：「曾打坐過沒有？」道婆說道：「向來打坐的。」大夫道：「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麼？」道婆道：「是。」大夫道：「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。」眾人問：「有礙沒有？」大夫道：「幸虧打坐不久，魔還入得淺，可以有救。」寫了降伏心火的藥，吃了一劑，稍稍平復些。

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，便造作許多謠言，說：「這麼年紀，那裡忍得住？況且又是風流的人品，很乖覺的性靈！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，便宜誰去呢！」過了幾日，妙玉病雖略好了些，神思未復，終有些恍惚。

一日，惜春正坐著，彩屏忽然進來回道：「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？」惜春道：「他有什麼事？」彩屏道：「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在那裡說呢：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棋回去，夜間忽然中了邪，嘴裡亂嚷，說強盜來搶他來了。到如今還沒好呢。姑娘，你說這不是奇事嗎？」

惜春聽了，默默無語。因想：「妙玉雖然潔淨，畢竟塵緣未斷。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，不便出家，我若出了家時，那有邪魔纏擾！一念不生，萬緣俱寂。」想到這裡，驀與神會，若有所得，便口占一偈云：

大造本無方，云何是應住？既從空中來，應向空中去。佔畢，即命丫頭焚香。自己靜坐了一回，又翻開那棋譜來，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。內中「荷葉包蟹勢」，「黃鶯搏兔勢」，都不出奇；「三六局殺角勢」，一時也難會難記；獨看到「龍走馬」，覺得甚有意思。正在那裡作想，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，連叫「彩屏」。

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